

随园诗话

· 理想藏书系列 ·

（清）袁枚 著

贰

吉林大学出版社



随园诗话

清·袁枚著 袁孝定、袁孝高校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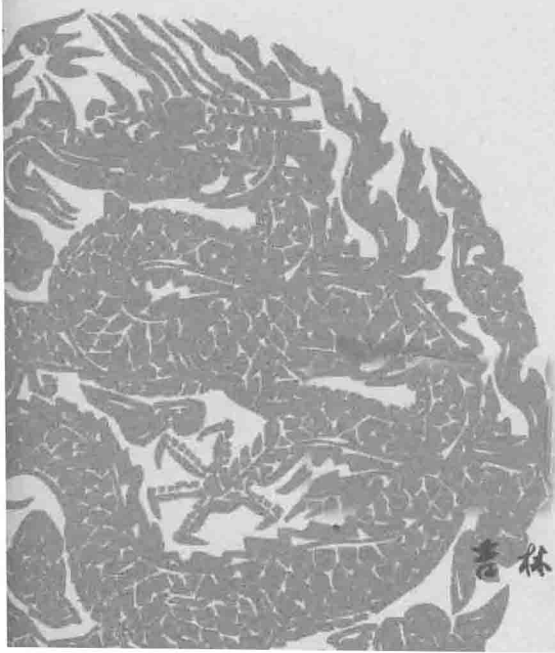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古籍出版社

随园诗话

（清）袁枚著

第二卷

吉林大学出版社



第二卷 目录

卷 七	(1)
卷 八	(44)
卷 九	(71)
卷 十	(104)
卷十一	(134)
卷十二	(167)



卷七

为人不可有我……

作诗不可无我。

1 

一

【原文】 同年叶书山太史，掌教钟山，生平专心经学，而尤长于《春秋》，自称啖助、赵匡，不足多也。注《毛诗》“桃兮达兮”一章为两男子相悦之诗，人多笑之。然作诗颇有性情。《出都》云：“行年七十古来稀，东、马、严、徐事已非。检点良方医老病，所须药物是当归。”“白石清泉故自佳，九衢车马漫纷拿。欲知此后春相忆，只有丰台芍药花。”“行色匆匆鬓影疏，骑驴犹忆入京初。蒯缑一剑酸寒甚，今日归装有赐书。”（太史讳酉，桐城人。）

【译文】 我的同年叶书山太史，在钟山执教生平致力于经学，尤其熟悉《春秋》，自称即使是啖助、赵匡，也不值得过分称道。注释《毛诗》“桃兮达兮”一章是两男子相互取悦的诗，人都笑他。但是他写诗很有性情，有《出都》诗说：“行年七十古来稀，车、马、严、徐的事都已成了往事。找些好的方法来治疗老病，所需的药物是当归。”“白石清泉风景十分怡人，大道上车马纷纭。要想知道以后怎样忆起春天，只有看看丰台开的芍药花。”“行色匆匆头发越来越少，骑着驴又想起刚进京城的时候。当时十分寒酸贫穷，今天回来却带有皇上赐与的书本。”

（叶书山太史名酉，安徽桐城人。）

二

【原文】 壬戌岁，余改官金陵，寓王侯岩太史家，遇戚晴川太守，言：“书生初任外吏，参见长官，不惯屈膝，匆遽间，动致声响。”余试之果然。戏吟云：“书衔笔惯字虽小，学跪膝忙时有声。”戚《宿承恩寺》句云：“瓦沟落月印孤榻，檐隙入风吹短檠。”殊冷峭。（戚讳振鹭，湖州人。）

【译文】 壬戌年，我改作金陵的官，寄住在王侯岩太史的家里，碰上戚晴川太守，说：“书生初次提任外边的官吏，参见长官时不习惯屈膝，匆忙间竟弄出声响来。”我试了试，果然如此。就戏作诗一首说：“看惯书写惯小字，学着跪拜不时会弄出声音来。”戚晴川有《宿承恩寺》诗，其中有句说：“瓦沟上有月影照在我孤单的床上，檐缝吹进来的凉风似吹来短箭。”风格极为冷峭。（戚晴川名振鹭，浙江湖州人。）

三

【原文】 舒城任自举学坡，为庄明府记室，好吟咏。一日，余访庄公，闻书斋中高唱拍案，细听之，乃余诗也。庄出笑曰：“幸而任先生大赏公诗；如其大骂，则奈何？”后任死，伏魄时《口号别亲友》云：“六旬失足下蓬瀛，今日才欣返玉京。直以聪明还造化，但凭樵牧话平生。花当春尽应辞树，鸟际冬残合罢声。见说群仙同抗手，迟余受代主蓉城。”



【译文】 舒城任自举学坡，为庄明府的记室，喜欢吟诗。一天，我拜访庄公，听书斋中高唱拍案，细细听来，原来是我写的诗。

庄明府出来笑着说：“幸而任先生是在大大欣赏先生的诗；如果他是大骂，又该怎么办呢？”后来任自举死了，临死前有《口号别亲友》说：“六十多岁时失足作了凡人，今天有幸得返仙境。直以聪明还造化，任凭牧童樵夫去诉说自己的生平。花儿在春天将尽的时候应该离树，鸟儿在冬天会发出告别的声音。说完这话我就要和神仙一块走了，迟了我就会被留在蓉城永远走不了。”

四

【原文】 通州李方膺晴江，工画梅，傲岸不羁。罢官，寓江宁项氏花园，日与沈补萝及余，游览名山，人观者号“三仙出洞”。《题画梅》云：“写梅未必合时宜，莫怪花前落墨迟。触目横斜千万朵，赏心只有两三枝。”《秋葵》云：“肃瑟风吹永巷长，采衣非复旧时黄。到头只觉君恩重，常自倾心向太阳。”晴江牧滁州，见醉翁亭古梅，伏地再拜，其风趣如此。

【译文】 通州人李方膺字晴江，善画梅花，傲岸不羁。罢官后，寓居在江宁项氏花园，每日与沈补萝和我一起游览名山，人们看见我们，送我们：“三仙出洞”的名号。

他有《题画梅》诗说：“画梅不一定合时宜，不要怪我在花前下笔太迟。触目横斜千万朵，赏心悦目的只有两三枝。”《秋葵》中说：“萧瑟的风吹着长长的小巷，彩衣不是过去的那种黄色。到头来仍感到皇恩深重，所以常常倾心向着太阳。”李晴江为滁州牧，见到醉翁亭的古梅树，就伏在地下再三参拜。其风趣幽默已经到了这种程度。

五

【原文】 上犹令方绮亭，名求义，聒于耳而聪于心，与人言，必大声高呼，谐谑百出，而一本于天真。《辞官归里》云：“三年政罢喜忘机，老去仍思竹里扉。携取清风随棹去，添来白发满头归。不妨琴鹤为行李，那计妻孥说是非。力倦眼昏贪稳卧，误传高尚遂初衣。”死后，余为铭墓。陈古渔哭之云：“不见白头凭几坐，尚疑朱履出堂来。”

【译文】 上犹县令方绮亭，名求义，耳朵已经聋了，但内心十分聪慧，和人讲话，必定大声高呼，笑话百出，而自己却是一本正经。

他有《辞官归里》说：“当了三年官所幸忘掉了官场上的一切，老了归去仍然思念那竹门草屋。带着清风乘舟而去，归来时已是满头白发。不妨让琴与白鹤为我的行囊，哪管妻子仆从谈论是非。疲劳眼昏贪恋睡眠，人们误传自己的品行还像以前一样高尚。”他死后，我为他写墓志铭。

陈古渔哭他说：“不见你头发斑白地坐在茶几旁，还怀疑你又要穿着红鞋出



堂来。”

随

园

诗

话

六

【原文】予过苏州，常寓曹家巷唐静涵家。其人有豪气，能罗致都知录事，故尤狎就之。两家妻女无嫌，如庞公之于司马德操，不知谁为主客也。静涵有句云：“苔痕深院雨，人影小窗灯。”《花朝分韵》云：“薄醉微吟答岁华，春寒十日掩窗纱。多情昨夜楼头雨，吹出满墙红杏花。”其少子七郎《咏落花》云：“雾落嫣红归不得，杨花相约过邻家。”真佳句也。长子湘昀居随园，吟云：“小住名园又一年，石阑干畔听流泉。夜深怕作还乡梦，月到南窗尚未眠。”“小窗闲坐夕阳斜，对此教人不忆家。喜见香荷才出水，一枝高叶一枝花。”从来荷叶高出水者，必有花；湘昀居园久，故知之。静涵有姬人王氏，美而贤；每闻余至，必手自烹饪。先数年亡，余挽联云：“落叶添薪，心伤元相贫时妇；为谁截发，肠断陶家座上宾。”

【译文】我路过苏州时，常寓居在曹家巷唐静涵的家里。他十分有豪杰之气，能够罗致都知录事，所以我和他尤其亲近。两家的妻女从没有发生过厌恶争吵，就如庞公和司马德操，不知谁是主人了。

静涵有诗句说：“雨后深院里遍布青苔的痕迹，小窗灯映衬着人影。”《花朝分韵》说：“稍微有些醉意，轻吟着诗歌，春寒十天就罩上了窗纱。是昨夜楼头好雨多情，吹开了满墙的杏花。”他的小儿子七郎有《咏落花》说：“零落的花儿归不得，杨花约好了到邻家做客。”真乃佳句。长子湘昀住在随园，吟诗道：“小住名园又是一年，坐在石栏杆旁听流水的声音。夜深怕作回家的梦，月到南窗还没有睡着。”“小窗边闲坐夕阳西下，对此怎么使人不想家。高兴地看到荷花刚出水，一枝高出水面的叶子上有一朵开放的花。”从来荷叶高出水面的，都会开花，湘昀住随园时间长了，因此知道。静涵有姬人王氏，美丽而且贤惠；每次听说我来了，必亲自下厨烹饪。前几年死了，我写挽联说：“落叶又添了柴草，心中悲伤元相贫穷时的媳妇；为谁又剪去头发，让陶家在座的客人都为她的死断肠落泪。”

七

【原文】元人诗曰：“老不甘心奈镜何。”李益《览镜》云：“纵使逢人见，犹胜自见悲。”本朝郑玘尺先生云：“朱颜谁不惜，白发尔先知。”皆嫌镜之示人以老也。宋人云：“贫女如花只镜知。”又曰：“镜里自应谙素貌，人间只解看红妆。”又曰：“自家怜未了，临去复徘徊。”本朝高夫人有句云：“乍见不知谁覩面，细看真觉我怜卿。”是镜有恩于女子，有怨于老翁也。容成侯何容心哉？

【译文】元人写诗说：“老了不甘心却又奈何不得镜子。”李益有《览镜》说：“纵使有人看见，也比自己看见了悲伤要好。”本朝郑玘尺先生说：“红颜谁不爱惜，头发白了只有你先知道。”都是嫌弃镜子展现人已经老了。宋朝有人写道：“贫女像花一样美丽只有镜子知道。”又说：“镜里自知平素的容貌，人间只知道爱



看红妆。”又说：“顾影自怜，临走又徘徊不定似乎有些舍不得走。”本朝高夫人有诗句说：“猛一看不知道是谁这么漂亮，细看更是顾影自怜。”这是镜子有恩于女子，却有怨于老翁。容成侯又何必把这样的小事放在心上呢？

八

【原文】 苏州枫桥西沿塘有余本家渔洲居士，乃前明六俊之后，爱客能诗，家有渔隐园，水木明瑟，余为作记，镌石壁间。每过姑苏，必泊舟塘下，与其叔春锄、弟又恺，为剪烛之谈。年甫五十而亡。有《新柳》一律云：“二月韶光媚，春风嫩柳条。含烟初作态，浥露不胜娇。腰细柔难舞，眉疏淡欲描。丰神与谁并，好女乍垂髻。”

【译文】 苏州枫桥西沿塘有我的本家渔洲居士，是前明六俊的后人，十分好客又能写诗，家中有渔隐园，水木明瑟。我为之作记并将其镌刻在石壁间。每次路过姑苏，必定要在塘下停船，和他的叔叔春锄、弟弟又恺，在灯下剪烛长谈。他年过五十而死。有《新柳》一律说：“二月春光明媚，春风吹嫩了柳树枝。烟雾中显出美好的姿态，露出的部分不胜骄傲。纤腰不堪跳舞，眉疏淡得想要描画一番。丰采神姿和谁去比，就像美丽的姑娘刚刚成年，显得丰姿绰约。”

九

【原文】 香亭弟偶吟，往往如吾意所欲出，不愧吾家阿连也。余三十年前，选妾姑苏，所需花封甚轻，今动至数金。香亭《过吴门》云：“传闻近日选花枝，百两缠头费莫支。争及当年吴市好，一钱便许看西施。”《消夏杂咏》云：“科头赤足倘佯过，一领蕉衫尚觉多。不信热场人不热，红灯围著听笙歌。”

【译文】 香亭弟偶然吟诗，往往说出我心里想说的，真不愧是我家里的阿连。

我三十年前在姑苏选妾，需要的花费很少，而今动不动就是数金。香亭写有《过吴门》说：“听说你近来要选小妾，百两的聘礼还不够。还是当年吴门的行市好，一文钱也可以看到像西施那样漂亮的姑娘。”

《消夏杂咏》说：“光头赤脚在田头走过，穿着一件汗衫还觉得多。不信那热场上的人不热，还围着红灯听笙歌。”

十

【原文】 《南史》言：“阮孝绪之门阀，诸葛璩之学术，使其好仕，何官不可为？乃各安于隐退，岂非性之所近，不可强欤？”近今吾见二人焉：一为尹文端公之六公子似村，一为傅文忠公从子我斋。似村举秀才，终日闭户吟诗；我斋虽官参领，司马政，而意思萧散，不希荣利。有人从都中来，诵其《环溪别墅》诗云：“将官当



隐称畸吏，未老先衰号半翁。”又曰：“不是门前骑马过，几忘身现作何官。”

【译文】《南史》上讲：“以阮孝绪的门第，诸葛璩的学术，假如他们想出任，什么官不能做？却各安于隐退，这难道不是性格的原因，不可牵强吗？”近来我见了两个人，一个是尹文端公的六公子似村，一个是傅文忠公的侄子我斋。

似村考中秀才，却终日闭门吟诗；我斋虽官至参领、司马政，然而意境淡泊，不求名利。有人从都中来，诵读他的《环溪别墅》诗说：“做官时就想着隐退可算是奇怪的官吏，未老先衰自号半翁。”又说：“若不是在门前骑马过，几乎忘了自己现在做什么官。”

十一

【原文】长洲女子陶庆余，嫁大司马彭公孙希洛，年二十二而亡，有《琼楼吟》行世。《咏鸚鵡》云：“一梦唤回唐社稷，千秋留得汉文章。”《婢去》云：“院从汝去长青苔，小榻香消午梦回。不觉疏帘摇树影，风前误认摘花来。”

【译文】长洲女子陶庆余，嫁给了大司马彭公的孙子彭希洛，年二十二而死，有《琼楼吟》留于世上。其中一首《咏鸚鵡》说：“一梦唤回了唐朝社稷，千秋留下了汉代传世的好文章。”《婢去》说：“院子自从你去后就长满了青苔，你睡的床榻香梦消散。不知不觉中帘子在摇动着树的影子，风吹过误认为是你摘花回来。”

十二

【原文】己卯秋，在扬州遇万近蓬秀才，属题《红袖添香图》。近蓬少时托李砚北写此图，虚拟娉婷，寔无所指。裘姓友见画中人，惊笑，以为绝似其家婢，遂延近蓬至其家，出婢赠之。婢姓花。一时题者纷然。余独爱吴玉墀诗曰：“红楼翠被知多少，如此消魂定姓花。”又曰：“聘钱若许名流敛，第一须酬作画人。”廿年后，余至杭州，花姬已下世矣。近蓬访余湖上，不值，投诗云：“惜花人早出，载酒客迟来。”

【译文】己卯年秋，我在扬州遇见了万近蓬秀才，嘱咐我为《红袖添香图》题诗。近蓬年轻的时候托李砚北作此图，虚拟娉婷少女，没有确切的所指。而一个姓裘的朋友见到画中人，惊讶地笑了，认为十分像他家中的一个婢女，于是就邀请近蓬到他家里去，叫出了婢女赠给他。婢女姓花。一时间为此题诗的人很多。

我独喜欢吴玉墀的诗：“红楼翠被知多少，如此消魂定是姓花。”又说：“聘钱如果使名流敛聚，第一个要酬谢的应是作画人。”二十年后，我到杭州，花姬已经去世了。近蓬到湖上去找我，没有见到，就留下一首诗说：“可惜花姬已经去世了，带着酒却等不到你归来。”

十三

【原文】辛丑秋，忽有浙中校官入山见访，方知即玉墀，字小谷，是吾乡尺凫先生之少子，鸥亭居士之季弟。予少时，乞假归娶，饮于鸥亭之瓶花斋，其时小谷才四岁。故见赠云：“园林心契卅年余，今日真来大隐居。修贄忙于投要路，扣门快比访奇书。相看共讶须眉古，久别浑忘问讯疏。细认双瞳点秋水，依然竹马识君初。”呜呼！四十余年乡里故人，二十年前诗中知己，彼此茫茫，绝无晤期，而天必为两人作合，文章有神，信矣。小谷在随园赏芙蓉，赋五古千言，以太长，不能全录。托罗两峰画《板桥遗迹》，题云：“谈罢罗家鬼趣图，去寻旧院影模糊。芦根瑟瑟如人语，中有莺莺燕燕无？”“绿芜一片众香埋，半没桥身半没街。艳迹但余残础在，也曾亲近玉人鞋。”“此柏婆婆似旧人，盘桓几度板桥春。只怜生长烟花里，犹作亭亭倩女身。”“者番游绪已怆然，又对风斜雨细天。画最凄凉天最惨，看君笔上起苍烟。”

【译文】辛丑年秋，忽然有浙江中校官入山求见，才知道他就是玉墀，字小谷，是我的老乡尺凫先生的小儿子，鸥亭居士的季弟。

我年轻的时候，请假回家娶亲，在鸥亭的瓶花斋中喝酒，当时小谷才四岁，因此赠诗说：“园林心契三十余年，今天真的来到了隐居的地方，忙于在途中问路，扣门时焦急的心情就像找一本奇书。相看时惊讶须眉古，长时间的咖喱离而很少问候，细细认那双明亮的眼睛，依然认出小时候的你来。”呜呼！四十多年的乡里故人，二十年前的诗中知己，彼此相隔茫茫，绝没有相见的时候，而上天必定为两人作合，文章有神，我至此深信。

小谷在随园欣赏芙蓉，写下千言五古诗，因为太长，不能全记下来。托罗两峰画《板桥遗迹》，题诗说：“谈罢罗家的鬼趣图，去寻找旧院里模糊的记忆。芦根萧瑟仿佛人在说话，中间有没有低语的莺燕？”“众香花中埋着一片绿色，一半埋在桥上一半埋在街上。艳丽的影子还残留在那里，也曾亲过美人在身上走过的鞋。”“这一枝繁叶婆娑像过去的朋友。经过几度板桥在此相伴。只怜生长在烟花巷中，还保持着亭亭美女的身姿。”“游赏玩罢心里十分悲伤，又面对着斜风细雨的天气，画十分凄凉但是最凄凉的是苍天，看你的笔上泛出苍茫的云烟。”

十四

【原文】余自幼诗文不喜平熟。丙辰，诸徵士集京师，独心折于山阴胡天游稚威。尝言：“吾于稚威，则师之矣；吾于元木、循初，则友之矣；其他某某，则事我者也。”元木者、周君大枢，循初者，万君光泰也。稚威骈体文，直掩徐、庾，散行，耻言宋代，一以唐人为归。诗学韩、孟，过于涩拗。今录其近人者，如《明妃》云：“天低海水西流处，独有琵琶堪解语。断丝枯木本无情，犹胜人心百千许。”《咏谏果》云：“苦口众所挥，余甘几人赏。置蜜银钯端，或者如舐掌。”《赠某营将》云：



“大声当鼓急，片影落枪危。剑血看生瘕，天狼对捋髭。”皆奇句也。亦有风韵独绝者，《晓行》云：“梦阑莺唤穆陵西，驿吏催诗雨拂衣。行客落花心事别，无端俱趁晓风飞。”

丁巳春，予与元木、循初同在稚威寓中，夜眠听雨，元木见赠一篇云：“文章之家无不有，袁郎二十胆如斗。”诗甚奇诡，不能备录。壬申岁，余起病至长安，元木再赠七古，起句云：“忆昔相见长安邸，志气如虹挂千里。狂飞大句风雨来，头没酒杯笑不已。”真乃替余少时写照。元木廷试报罢，果毅公讷亲延为上客，每公余之暇，命讲《通鉴》数则，亦想见当日公卿风雅也。元木诗最坚瘦，独《咏桃花》颇婉丽，其词曰：“寂寂朱生度岁华，又惊春色到桃花。五陵游客知何限，只有渔人最忆家。”《管仲墓》云：“浪说儒门羞五尺，至今江左几夷吾？”

早行诗，二人同调，而皆有妙境。梁药亭云：“鸿雁自南人自北，一时来往月明中。”元木云：“行人飞鸟都何事，一样冲寒度晓堤。”

周兰坡学士多髯，冬日同元木咏雪，和东坡“尖叉”韵。元木押“盐”字韵云：“修髯绕作离离竹，妙句清于昔昔盐。”

【译文】我很小的时候，就不喜欢将诗文写得平淡普通。

丙辰年间，各地考生云集京师，我独心折于山阴人胡天游字稚威。我曾说过：“我对于稚威，当老师对待；我对于元木、循初，当朋友来看待；其他人，则应该向我学习。”元木，是周大枢君；循初，是指万光泰君。稚威的骈体文，胜过徐、庾二人，散文耻于说宋代，一概认为唐朝人写的好。诗歌学习韩愈、孟浩然，过于晦涩执拗。现在选录其比较简明易晓的诗，像《明妃》中所说：“天空低垂是海水西流的地方，这时候只有琵琶能代替语言。断丝枯木本来是没有感情的，但能胜过人心千百倍。”《咏谏果》说：“苦口是众人都扔掉我的原因，可苦后的甘甜又有几人能够赏识。把我浸泡在蜜里，会有很多人来吃的。”《赠某营将》说：“声音洪亮像鼓声助战一样急速，从背影可看见枪上的红缨，剑上带血，如同天狼一样竖着毛发。”皆是奇句。

也有风韵独绝的，像《晓行》说：“梦里听见夜莺在穆陵西边啼鸣，驿吏催写诗歌，雨水打在了人的身上。行人过客看见落花触动了心事，这些花都趁着早晨的风飞走了。”

丁巳年春，我和元木、循初同在稚威的寓所中，夜来听雨，元木赠我一首诗说：“写文章的人无所不有，袁枚二十岁的时候胆大如斗。”诗写得奇谲诡异，不能尽述。

壬申年底，我在长安养好了病，元木又赠七言古诗，第一句是：“记得你在长安的住处，志气像长虹一样直挂千里。诗句狂放招致风雨来，头没酒杯痛哭不止。”真是替我写了年轻时的写照。

元木廷试报罢，果毅公便把他请作上宾，每次果毅公闲暇，便让他讲《通鉴》数则，也可以想见当年公卿的风雅。

元木的诗最为坚瘦，只有《咏桃花》写得相当婉丽，诗写道：“寂寞的红色枝条度着无尽的岁月，又惊叹春天的色彩来到桃花身上。五陵游客没有什么遗憾，只

有渔夫最想家。”《管仲墓》说：“胡乱说在儒家门第羞为五尺男儿，至今江左有几个夷吾？”

早行诗，二人用同一个韵调，而各有自己的妙处。

梁药亭说：“鸿雁从南飞到北，人从北行向南，一时间往来于明月中。”元木说：“行人飞鸟都是为了什么事，原来都是到对岸去躲避寒冷。”

周兰坡学士多胡须，冬日里和元木咏雪，和东坡的“尖叉”韵。元木押“盐”字韵说：“修长的胡子像一棵棵竹子，妙绝的诗句清新得超过昔昔盐。”

十五

【原文】 予宰江宁时，俞来溪秀才见赠云：“谁道楼前多鼓响，只闻花外有琴声。”余道：“不如宋人‘雨后有人耕绿野，月明无犬吠花村。’”又有人赠云：“事到眼前亮于雪，民从心上养如春。”余道：“不如余《沐阳杂兴》云：‘狱岂得情宁结早，判防多误每刑轻。’”

【译文】 我做江宁县宰的时候，俞来溪秀才赠给我一首诗说：“谁说楼前多鼓声，只听见花外有琴声。”我说：“不如宋人写的‘雨后有人在田野耕种，明月下在村里没有狗叫’。”又有人赠诗说：“事情到了眼前，像雪一样明亮，心中对民众像春天一样温暖。”我说：“不如我的《沐阳杂兴》中说：‘监狱里怎能讲情宁愿早早结案，判决时要提防失误因此每次判刑都从轻。’”

十六

【原文】 人言通天文者不祥。四川高太史名辰，字白云，向为岳大将军西席。尝在金陵观星象，言山东有事。次年，果有王伦之逆。而大史已先亡矣。过随园，命其子受业门下，赠诗云：“名重随园记偶然，兴来神妙写毫颠。已知葛井来勾漏，岂但香山数乐天。入座风光时拱揖，依人鹤影自翩跹。荀香近处瞻先辈，慰我调饥三十年。”《过定军山吊武侯》云：“三代而还论出处，两朝之际见权宜。”

【译文】 人们说懂天文的人不吉祥。四川高辰太史，字白云，过去是岳大将军的私塾先生。曾经在金陵观天象，说山东有事。第二年，果然有王伦叛乱。而高太史已经先去世了。他曾路过随园，命他的儿子拜我为师，赠诗给我说：“你的随园名声岂能是偶然的，大量的即兴妙笔运诸笔端。已经知道有葛井来到勾漏，怎么会只有香山白乐天呢。大家纷纷入座相互施礼十分风光，依人而立的仙鹤独自翩翩起舞。荀香近处得以瞻仰先辈的容颜，这足以安慰我这三十年的饥寒交迫的境况。”写有《过定军山吊武侯》一诗说：“三代人回来论证出处，在两朝之间显出他的计谋来。”



十七

【原文】孙过庭《书谱》云：“学书者、初学先求平正；进功须求险绝，成功之后，仍归平正。”予谓学诗之道，何以异是？

【译文】孙过庭的《书谱》说：“学习书法的，初学先求字迹平正；进一步再要求险绝，成功之后，方归于平稳端正。”我认为学诗之道，和这又有什么区别呢？

十八

【原文】为人，不可以有我，有我、则自恃徇用之病多，孔子所以“无固”、“无我”也。作诗，不可以无我，无我，则剿袭敷衍之弊大，韩昌黎所以“惟古于词必己出”也。北魏祖莹云：“文章当自出机杼，成一家风骨，不可寄人篱下。”

【译文】做人，不可以存有狂傲私心，有了这种心态则自恃个人的优点，毛病也就多了，孔子所说的“无固”、“无我”就是这个意思。

写诗，不可以失去自我，否则就会出现抄袭敷衍的大弊端，韩昌黎之所以说：“用古句在诗词中一定要是从自己学问中提炼出来的。”就是这个意思。北魏人祖莹说：“文章应当自出机杼，成一家风骨，不可以寄身于别人的竹篱（房屋）之下。”

十九

【原文】诗有现前指点语最佳。香树尚书《题红叶》云：“一夜流传霜信遍，早衰多是出头枝。”程鱼门《观打渔》云：“旁人束手休相怪，空网由来撒最多。”张哲士《观弈》云：“笑渠敛手推枰后，始羡从旁拢袖人。”

宋人诗云：“无事闭门防俗客，爱闲能有几人来。”哲士《月夜》云：“恐有闲人能见访，满庭凉影未关门。”两意相反，而皆有味。

【译文】诗歌如果含有眼前指点的景物最好。香树尚书有《题红叶》诗说：“一夜的霜下遍了大地，早早衰败的多是出头的枝叶。”程鱼门《观打渔》诗说：“不要怪旁人束手不去帮忙，撒的最多的都是空网。”张哲士《观弈》说：“笑他敛手推棋而去后，才开始羡慕那旁边观棋的人。”

宋人有诗说：“没事时关紧门防止那些俗气的客人来访，喜好清闲盼望能有个志趣相投的人来。”哲士有《月夜》诗说：“恐怕有闲人来访，满院都是清凉的影子还未曾关门。”两诗的意思相反，但都十分有韵味。

二十

【原文】唐以前，未有不熟精《文选》理者；不独杜少陵也。韩、柳两家文字，

其浓厚处，俱从此出。宋人以八代为衰，遂一笔抹杀，而诗文从此平弱矣。汉阳戴思任《题文选楼》云：“七步以来谁抗手，《六经》而外此传书。”

【译文】 唐代以前，没有不熟悉精通《文选》的，不单单是杜少陵如此。韩愈、柳宗元两家的文章，其浓厚的地方，都是从这里出来的。

宋朝人以八代为衰，遂一笔抹杀，而诗歌文章也从此显得平弱了。

汉阳戴思任《题文选楼》说：“七步诗写出以后，谁还是敌手，《六经》以外也只传下了这本书。”

二十一

【原文】 近日文人，常州为盛。赵怀玉字映川，能八家之文。黄景仁字仲则，诗近太白。孙星衍字渊如，诗近昌谷。洪君亮吉字稚存，诗学韩、杜。俱秀出班行。黄不幸早亡。录其《前观潮行》云：“客有不乐游广陵，卧看八月秋涛兴。伟哉造物此巨观，海水直挟心飞腾。龙堂谁作天吴介，对此茫茫八埏隘。才见银山动地来，已将赤岸浮天外。砰崖随岳万穴号，雄呿雌吟六节摇。是岂乾坤共呼吸，乃与晦朔为盈消。殷天怒为排山人，转眼西追日轮及。一信将无渤海空，再来或恐鸿濛湿。唱歌踏浪输吴侬，曾将何物资海童。答言三千水犀弩，至今犹敢樱其锋。我思此语等儿戏，员也英灵实难避。只合回头撼越山，那因抉目仇吴地。吴颠越蹶曾几时，前胥后种谁见知。潮生潮落自终古，我欲停杯一问之。”《后观潮行》云：“海风卷尽江头叶，沙岸千人万人立。怪底山川忽变容，又报天边海潮入。鸥飞艇乱行云停，江亦作势如相迎。鹅毛一白尚天际，侧耳已是风霆声。江流不合几回折，欲折潮头如折铁。一折平添百丈飞，浩浩长空卷晴雪。星驰电掣望已遥，江塘十里随低高。此时万户同屏息，但见窗棂齐动摇。涛头障天亦暮，苍茫却望潮来处。前阵才平罗刹矶，后来又没西兴树。独客吊影行自愁，大地与身同一浮。愿乘世外鹿卢蹕，孰职就里阴阳鞴。赋罢观潮长太息，我尚输潮归即得。回首重城角哀，半空纯作鱼龙色。”

【译文】 近代的文人以常州最多。赵怀玉字映川，精通八家文章。黄景仁字仲则，诗风接近李白。孙星衍字渊如，诗风近昌谷。洪亮吉字稚存，诗风学习韩愈、杜甫。他们都是这一行中优秀的。

黄景仁不幸早死，录其《前观潮行》说：“客人闷闷不乐的时候就去游览广陵，躺着看那八月时节的波涛。这样的景观实在是伟大啊，海水使人的心情也跟着飞升。龙堂上谁能分清天和地的界限，面对着茫茫无边的边界。才能看清远远的银山，又觉得那红色的海岸在天外。浪涛击打着岩石的声音和岩洞石穴吼叫着仿佛雄雌两龙在咆哮。可以与天地共呼吸，每潮涨潮落，盈瘦有期。像上天发怒一样掀起排山大浪，转眼太阳西斜。相信那潮水把什么都冲走了，再来恐怕天地间已经空荡荡的了。唱歌踏浪又怎能比得上当地的渔民，拿什么送给大海边的孩童。据说这里有三千水军，至今仍敢去向他们挑战。我对这些话看作儿戏，像伍员那样的英灵也难以回避。只可以回头去摇动那越山，怎么可以因此而仇



视这块地方。吴国颠覆，越国兴起，那才经过多少时间，前为子胥后为文种谁见到了。潮涨潮落自古就没停止过，我想停下酒杯来问一问。”《后观潮行》说：“海风卷尽了江头的枯叶，沙岸边有成千上万的人站立过。责怪山川忽然变色，又看见从天边掀起了潮水。鸥鸟在空中飞，船只散乱连行云都停了下来，江水也作势来迎接配合。天际露出鹅毛一样的白色，侧耳倾听雷霆风声。江流来回折了几个弯，想折潮头就像折铁一样。一折都使水花飞溅百丈，就像在浩浩的长空里卷起千堆雪。星驰电掣望着已经远去。江塘十里高低不平。此时千家万户都屏住呼吸，但见窗户门板都在动摇。涛头遮天天色昏暗，苍茫之中又见潮水升起。前一阵刚刚平息了罗刹矶，转眼又湮没了西兴树。行单影只自己愁闷，大地已与我溶为了一体。愿意到世外去生活，谁知道阴阳的变幻。写罢潮诗长叹息，我回去之后就写了出来。回首再听城楼鼓角哀鸣，半空全化作了鱼龙色。”

二十二

【原文】余尝谓孙渊如云：“天下清才多，奇才少。君、天下之奇才也。”渊如闻之，窃喜自负。《登千佛楼》云：“城东佛楼几年闭，塞迭秋穉刺芒利。飞磷射屋鸟啄墙，鬼风吹檐断佛臂。此间非墓非战原，岂有厉魄号烦冤。青狸捧骨夜窥月，日气不足罗神奸。迎廊一僧病枯瘠，见惯妖踪讶人迹。老莎出户曲复斜，反锁空堂书深黑。楼前惨碧竹作围，逼袖细影明寒晖。残霖滴阶渍幽血，败粉剥壁生阴苔。竹梢朦胧上无路，疑堕中宵梦游处。回头不忆隔世来，过眼复恐今生去。檐牙压肩楼脚摇，惊起穴栋千年鴞。屏声独立瓦争落，失势一坠魂难招。原头日落树苍莽，既下心神久倘恍。林端却顾寺角移，那得腾身立平壤。”又，《妻病》云：“眉痕只觉瘦来浓，指爪都从病后长。”抑何哀艳。

【译文】我常对孙渊如说：“天下人中清才多，而奇才少。你，则是天下的奇才。”孙渊如听后，暗自高兴十分自负。

他有《登千佛楼》诗说：“城东的佛楼关闭了多年，春去秋来长满了荆棘。飞磷射屋鸟儿啄着墙壁，鬼风吹檐吹断了佛像的臂膀。这儿不是坟墓也不是曾经的战场，怎么会有厉鬼喊冤呢。青色的狐狸捧着骨头偷看月光，阳气不足鬼神出没。迎面走廊过来一个僧人病入膏肓，看惯了妖踪，十分惊讶会有人来。老莎出门道路很曲折，反锁的空堂屋里一片漆黑。楼前是惨淡的碧竹作的围墙，寒月下有轻袖细影。从树林中滴下的残露像幽血落在清冷的台阶上，墙上的粉漆纷纷脱落长满了青苔。竹梢上朦胧看不清楚，怀疑是我晚上堕入梦游的地方。回头忆不起前生的事，看过后害怕今生也随之而去。房檐很低楼脚乱摇，惊起了洞穴中千年的鴞鸟（像猫头鹰一类的猛禽）。在屏风后不出声一个人独立能听见瓦片落地的声音，死去之后灵魂再难以招回。远处夕阳夕下树木苍茫，定下心神还感到有些恍惚。匆匆地穿过林子远离寺院，哪里再有空来站这平地上看看。”

又有《妻病》诗说：“因为消瘦眉痕看上去很浓，指甲也在病后长得很长。”这是多么凄切而华丽的诗句啊。

二十三

【原文】 洪稚存题某官《散赈图》云：“河流东来不可当，忆昨鱼鳖升君堂。官卑方摄丞簿尉，天险欲合江、淮、黄。河流决城已旬日，散赈遂呼尉官出。尉官耳聋年六十，验粟呼人百无失，大者屋角狂狐奔，小者树底饥鹰蹲。头颠颈缩三日饿，共闻赈粟来空村。持瓢举釜复携斗，已见千人立沙阜。黄衫小吏足不停，村后村前更招手。深泥没髀无肩舆，尉来村北跨一驴。行筹散尽整鞭去，不遣索米来豪胥。淮阴太守知君续，早晚台端奏贤迹。君今所补非寸尺，不见遗黎活千百？”

【译文】 洪稚存题某官的《散赈图》说：“河水东流是不可阻挡的，想起昨天的鱼鳖都到了你的堂上。作丞簿尉这样的官十分卑微，天意要把长江淮水黄河合在一起。河流冲毁城市已经半个月了，发布赈济的尉官才出来。六十岁的尉官耳朵聋了，验查大米从没有过错失。身高的像屋角饿极了的狐在狂奔，矮小的像树底蹲着饥饿的鹰。头直摇，脖子缩着已经饿了三天，闻声而来。他们拿着瓢、锅和斗，看见已有上千人立在那里了。穿黄衫的小吏跑个不停，村后村前地招呼。地下都是很深的泥水，尉官是骑着一头驴来的，散完东西就挥鞭而去，不再去豪绅家要米了。淮阳太守知道了你的政绩，早晚会奏报你的功劳的。你今天的所作岂不知已救活了千万百姓？”

二十四

【原文】 裴晋公笑韩昌黎恃其逸足，往往奔放。近日才人，颇多此病。惟王太守梦楼能揉之使遁，炼之使警，篇外尚有余音，录其《在西湖寄都中同年》云：“星河云海望迢迢，八度花朝与雪朝。微外蛮烟空目极，楚南芳草易魂销。抽身我本疏慵惯，奋翅君方搏击遥。岂是升沉关气类，轻舟相继返林皋。”“增城琼苑蕊珠宫，香案西偏紫阁东。梦里似曾闻广乐，归来但觉任樵风。蓬瀛消息无青鸟，烟水生涯有雪鸿。近日愈诸禅悦味，繁华清净两俱空。”“每向东华散玉珂，相于花下酌红螺。欧梅自许贤豪聚，苏李偏教阔别多。棋局居然更甲子，酒垆真自邈山河。何戡解话当年事，也与樽前唤奈何。”“栈道连云粤海霏，星轺先后有光辉。（去岁、芷塘典试四川，顷、竹虚典试广东。）吟诗喜得江山助，问字欣添玉笋园。旧雨定知萦远梦，野云端不耐高飞。年来自署西湖长，占取苏堤作钓矶。”

【译文】 裴晋公常嘲笑韩昌黎倚恃才情，作出奔放之态。近代的才子，多有此毛病。只有王梦楼太守能刚中有柔。联句中有警句，篇外有余音。

这里录有他的一首《在西湖寄都中同年》说：“星河云海是这样遥远，冬去春来几经变幻八度花朝与雾朝。远处边疆的烽烟十分渺茫，南方的绿草使人消魂。抽脱身子我本来就懒散惯了，你还在奋翅搏击。宦海沉浮岂能动我们的心，坐着小船相继都退隐山林。”“增城里有琼楼玉宇花团簇锦，在紫阁东面设有香案。梦

